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尺椽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椽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外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郊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踈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



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  
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  
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  
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  
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  
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  
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

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  
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  
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  
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  
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  
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  
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



事蓋以爲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

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徃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



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斲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

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吏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



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垪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  
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  
以幕府小吏或以廢兵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  
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  
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  
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

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  
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  
乎

###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  
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言  
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  
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



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鞫獄故  
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  
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  
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  
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  
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  
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

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  
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  
已即罷乎

###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  
少長皆戕於斬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  
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  
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  
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



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  
爲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  
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  
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爲國八十年傳數酋矣  
未亡何邪

###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  
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  
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

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棄豈一  
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  
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旣妄史氏  
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  
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  
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  
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



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

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旣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馘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燾榜燾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



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旣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



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旣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閒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



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  
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  
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  
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  
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

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  
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  
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  
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  
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  
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



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

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儻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茲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



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  
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  
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  
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  
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

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  
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  
爲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  
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  
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  
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  
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  
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



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  
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  
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  
三公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  
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  
國及公獨不怕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  
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  
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

###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



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盜傳作日飲毋  
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  
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  
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  
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  
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  
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

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  
於刺客非不幸也

###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  
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  
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  
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  
拔萃中者即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



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  
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  
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  
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  
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  
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  
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  
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  
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郃大鼎于宋魯  
以吳夢壽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  
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  
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



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  
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  
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  
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  
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命三女  
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是不特土俗罕見  
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  
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  
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  
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  
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  
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据如此今當  
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旣而自斃詔  
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  
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



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  
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  
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  
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  
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  
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  
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  
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  
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  
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  
惜哉。

###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  
不爲詩人所稱。說子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  
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  
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  
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



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按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者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旣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鍾給賻旣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箠屬纊不復有請閒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徃徃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  
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  
其平生非有賊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  
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  
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太上覽奏欣  
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  
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  
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  
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  
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  
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  
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  
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  
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



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

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予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謨書也

程嬰杵曰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



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  
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  
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  
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  
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壙爲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  
進御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  
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  
哉

###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  
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  
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  
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  
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  
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  
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



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爲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

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



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  
閒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  
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  
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  
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  
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  
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

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  
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  
即此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  
 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  
 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  
 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  
 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  
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  
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  
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旣  
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  
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  
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  
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  
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  
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



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  
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  
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  
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  
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  
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  
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

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  
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  
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  
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  
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敘山勢峭嶮登陟勞  
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



徃徃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  
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  
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  
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  
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  
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瀨其羊腸透

迤名曰環道徃徃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  
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  
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  
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文所秦觀者望見長  
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  
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  
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  
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  
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

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  
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  
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  
上千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  
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  
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  
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  
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  
之刺毘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



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交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交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

監茲哉

###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



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  
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  
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  
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  
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  
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  
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  
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喪而天  
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旣於  
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  
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  
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



爲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  
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  
爲疑至乞接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  
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  
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  
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大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  
所不下身爲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  
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  
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  
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  
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  
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  
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  
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  
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



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  
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  
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  
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  
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  
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  
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  
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  
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  
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  
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  
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  
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



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  
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  
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  
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

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  
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  
遠白胡太后出土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  
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  
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  
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  
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  
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  
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



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  
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  
背脅癘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甯養之則自  
貽害可不戒哉

###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  
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  
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  
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

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  
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泰始中  
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旣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  
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  
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  
戲殺吳太子以起老嫗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



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  
鼂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  
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  
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  
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  
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味於敬禮  
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  
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  
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  
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  
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  
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  
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



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  
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  
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  
明必困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  
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  
安卻符堅慕容垂挫桓温史萬歲破突厥李靖  
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  
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譖人所基或至殺身  
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  
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  
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



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

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式二而式三六四六正蓋靈艸云出習麟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  
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  
利涉云

###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  
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  
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  
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  
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

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  
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  
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  
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  
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  
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  
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  
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  
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  
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  
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  
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  
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  
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  
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

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  
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  
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  
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  
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  
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  
然均爲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住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

彙飶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



何邪

巽爲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

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畧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



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今魏  
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真宰  
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  
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  
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  
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  
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  
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真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  
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  
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爲左  
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爲太宗皇帝曾任此  
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儀不敢拜  
非本朝也

又平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  
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



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

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毋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



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  
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  
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  
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  
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  
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  
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  
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  
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  
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  
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  
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  
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  
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  
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  
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



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  
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  
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挫突夔人屋壁列樹白  
桃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  
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  
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  
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  
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

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  
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  
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  
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  
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  
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



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祇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讐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

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



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  
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  
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  
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  
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  
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  
所害曹操牧兗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  
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閒爲變率鄉人欲避之  
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

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  
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  
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  
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  
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  
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  
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  
遂詣操河閒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顯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

困於亂世哉

###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旣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

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騏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



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爲此邪

周漢存國

宗五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苒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



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鄴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

幘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裘鞞有心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



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

之求無禮以兵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  
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  
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  
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  
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  
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  
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



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烹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逐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  
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  
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  
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  
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  
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王之還解鴻門之  
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  
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  
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  
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  
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蹊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  
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  
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



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  
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鞦  
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  
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閒林  
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  
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  
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

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  
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  
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  
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  
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  
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  
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  
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  
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  
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  
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

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  
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  
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  
而陽上進至于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  
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  
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  
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



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  
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  
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  
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  
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  
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

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  
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  
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  
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  
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  
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  
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



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  
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  
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  
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  
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  
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  
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  
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  
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爲不  
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  
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  
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  
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倕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  
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  
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



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

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占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  
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  
三十四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  
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  
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

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  
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  
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又有蔡少霞者夢人  
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  
綺輅輪因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  
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  
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



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  
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  
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  
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  
宏宏崇軒轡轡雕珉盤礎鏤檀竦竦碧瓦鱗差  
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  
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退集聖日俯晰  
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  
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

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閒發天籟虛徐風簫  
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子頃作廣州三  
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趾越領東鹿  
銀宮旃旆瑤殿轟轟陞納九齒閭披四目楯角  
儲清簷牙表縹雕牖紺間鏤楹熠煜元尊端拱  
泰上乘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黃溫幌  
結綠翠鳳于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鵠



昌明侍几眉連捧燾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  
清塵香雲散穀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滄澹  
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  
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厓罷徼赤子纍福  
億齡聖壽萬世宋錄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  
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  
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

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房元  
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  
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  
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  
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  
言爲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  
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



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顯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

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閒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



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旣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吁可惜哉。

### 孫臏滅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與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旣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



至不差畧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

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絰，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  
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  
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子謂三百  
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  
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



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  
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  
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  
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  
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  
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

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  
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  
逆蓋有以啓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  
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  
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  
地以鐵爲門樓櫺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



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蚩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



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交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叅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笙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



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曰  
今荆襄淮沔劓瘵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  
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  
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  
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  
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  
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  
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  
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  
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  
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  
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  
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  
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  
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  
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  
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  
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



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  
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衆  
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  
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  
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閒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  
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  
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

曰爵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  
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  
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  
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  
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  
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  
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  
祁讓偯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  
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



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偏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

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



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

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爲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 舒元輿文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旣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



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逝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  
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  
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  
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  
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  
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  
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  
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  
山圍故國



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

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  
說者乃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  
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  
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  
不流束楚邶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  
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  
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  
浚之城在河之澣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樞  
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駸山有蕨薇隰有杞  
檇言秣其馬言采其蟲言觀其旂言韞其弓皆  
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  
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  
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  
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  
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  
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  
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  
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  
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  
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

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  
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  
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  
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  
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  
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  
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  
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



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  
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  
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  
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  
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爲  
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僇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  
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

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僇三口三舌相乳國之  
僇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  
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  
國之僇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  
僇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  
相害觸國之僇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  
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  
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



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



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歎。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



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

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䟽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寃之欽復說鳳以爲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  
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  
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  
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  
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  
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秦篇嘗共比  
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  
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  
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  
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  
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  
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



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

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顛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



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  
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  
以爲人閒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  
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  
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  
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  
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

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  
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  
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  
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  
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闕宮頌君之詩曰  
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  
卷阿旣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



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息不知，司馬懿

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



補治有方當愈疆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  
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  
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  
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温之問寢食之祝  
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  
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  
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  
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  
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稱無  
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  
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  
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  
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  
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  
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  
可爲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



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官事得旨置酒

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駮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

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



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饑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攷

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爲密院所治，遂撫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首攻內待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



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  
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  
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  
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  
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  
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  
云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

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  
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  
費捐五萬之師厯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  
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  
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



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䟽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

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開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洒掃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



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剋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橐，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昧謝爲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爲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



阿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  
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  
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  
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  
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  
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爲  
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  
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

文章曰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



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

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 續樹萱錄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閒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

綠頭鴨兒哂萍藻采地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  
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  
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  
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  
秋李賀曰魚鱗斃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團壁  
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徃徃逼真後  
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  
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  
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性之所



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  
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  
子虛。亡是公云。

###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  
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  
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  
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  
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

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  
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  
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  
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爲九等。  
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  
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徃徃召試。  
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  
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冪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  
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  
出而歎其爲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  
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  
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  
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  
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  
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  
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  
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  
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  
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  
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  
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  
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  
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



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有



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

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



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  
以爲法

###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  
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  
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  
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  
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  
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  
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  
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爲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得李  
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  
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  
事鈴下閒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  
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  
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



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  
知治世閒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  
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  
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  
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劉琨二陸三  
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  
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

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  
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  
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閒嚴答云卧向  
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答云藥裏關心詩揔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  
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  
始封於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  
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  
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  
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  
詩賦爲言以爲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  
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  
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  
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  
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闔蔣申  
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



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閒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



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  
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  
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  
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  
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  
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  
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

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  
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  
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爲出戰既令解甲士  
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  
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  
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  
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  
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



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爲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 識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

不道也。眭孟觀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



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

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林北雁

類以類為真此人之類其類耳入生萬事吹吳

歸直補林林

其真乘黃却

其真乘黃却

其真乘黃却



060  
83  
1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